

列傳

1004
109
121

喬行簡

謝方叔

王燾

宣曾

鄭性之

許應龍

劉伯正

王伯大

李曾伯

馬天驤

皮龍榮

范鍾

吳潛

章鑑

薛極

李鳴復

林略

金淵

鄭察

王堃

朱熠

沈炎

游似

程元鳳

陳宜中

陳貴誼

鄒應龍

徐榮叟

李性傳

應餘

蔡抗

饒虎臣

趙葵 兄范

江萬里

文天祥

曾汝龍

余天錫

別之傑

陳韡 崔福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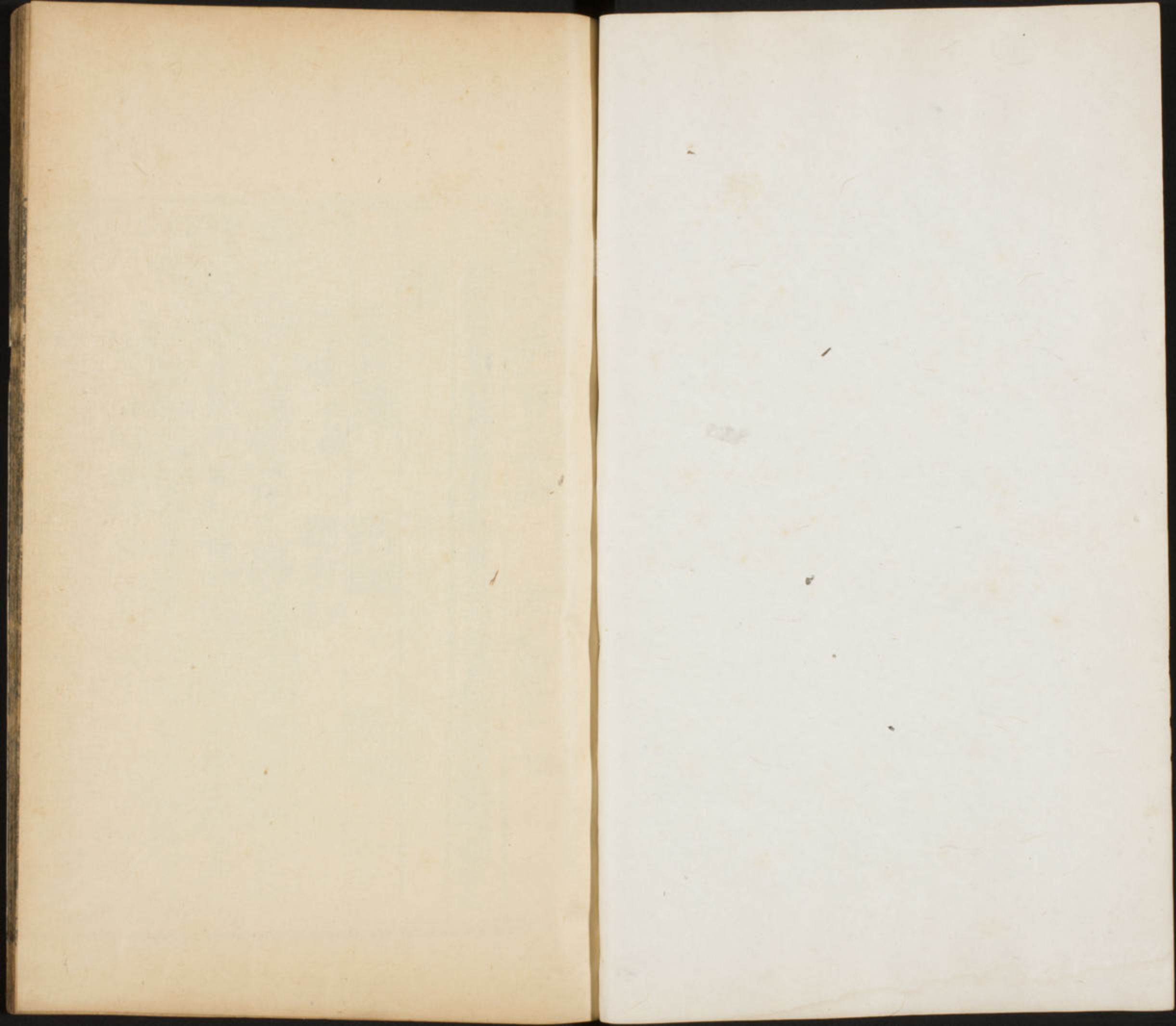
徐清叟

張璠

戴慶灼

明監本宋史

卷百三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四百十七

被

香行陶

花

陶

謝方奇

謝方奇

高州府... 陽... 學... 紹...

因論及而未有因自謂而歸其人或以職事有司或
以言事自見天下未始有得道之由矣且言其
下幾幾善士便思直言三言者遂以此而得之朝廷乃
曰是而欲動其亦有何益於事乎嘗與言虛而之當知言
路當開而不當塞也夫言者志莫不在此又言言天命
神之氣對帝務使無所不周矣願加畏謹且言群
賢方集願勿因儻王議異同致有誤散也兼侍讀兼
國子祭酒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
帝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

后崩說言向者聖上以廷舉動皆有稟系小人縱有
靈惑工求之心猶有所忌懼而不敢犯命者必能保
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再少肆陛
下為天下君當想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效徇小人
為其所誤且為世者宜嚴斷所之謂知言貴率之
臣本意使令之事效取首飾以爲飾也
之明明求天下之怨謗下以持官府之公道而民間
之曲直然而石已其勢必至矣采聽之言而傷動
善惡之要人之言也進拔宜入信幼忠熱動之意而
售直陰險一後之效日積月累氣稟虛妄入主之

種將為所竊而不自知矣陸曰豈無在野之金也
竊官庭之間而無所屬也又物皆貴多所以
春殺之富之年是言色易縱之地言一茶此不能自
必於盛極天有虧損顧慮一當加意守省論矣
求言乞取言切言付行之又言言國不當禁之真
其言曰慮之自有之鄭道一小當即局又言時言者以官則
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天將一戶要為李全所殺
是以疑其終為我用慮變在出厥空元其未發驅除
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貞若乘勢就維
陰一軍接其元音以謹其歸然後明指殺言者

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甘執自從而吾得籍
此以制之則可折其毒心而有吾之大體不然彼也
者身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退彼知朝廷
一用者道而感斷不為鳥保其言一處相視則其言
言者者不務本全入而己又言一處其財財非
否賊又安之地當日夜為鳴飛二司請出為勇壯
是空全制全權也言未必無領自之心而為所入則
所東復其言者不可不為之慮也又言一處其言
隨道內為其言之理議者為言也之民則又言全
文圖者其言者不可不為之慮也又言一處其言

夫守之之四城則天下之國矣
則失者在防之陣則天下之國矣
丁至三必攻海軍重反皆事也
共實作之是行之後皆如行也
知相密度多時議收復三言也
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
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
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則
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
治內而後治外陛下

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說權之前
其故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
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
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前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
廷有禁包直戒貪墨之令而刑獄之贖貨不知盈厭
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
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且而不殊紀綱法度多
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折視而下肅此皆陛下國
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乾
坤混一區宇制茲樞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其用其民者必先得其
心以爲根本數十年未上下守懷利以相接而不知
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今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
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
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
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
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之民
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廉弁飢寒之氓常欲
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
漂木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繳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

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
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
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窟伏山谷窺
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
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
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
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
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
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
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

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採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五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旣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糜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不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旣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云右小賸賤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百步可通然道里皆遠宜免之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師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三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關不果交驛次之發司軍開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以簡以聞義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

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
守之備襄陽失中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
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
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呂仁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授
韓琦故事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
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
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
兵戍邊事稍益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
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

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居老成識量
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為文章至顯時至本朝錢時
吳如愚文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
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
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
郎中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
時言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
宗時無事餘惠至乎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
說書又遷秘書少監國工司業兼國史編修官檢

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遷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勝節方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情名器雖無赫赫可怖而清德推量與杜範李宣翁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知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二明堂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賜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講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

侯從軍一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口上方許從所屬
保明中朝拜立各給告則冒濫者革功業者勸還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
郎克四川宣撫司兼管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
入待經懺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何對曰人
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
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
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
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換太宗事以
陳且謂太宗私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

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遂甚回視太宗治效敏
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履而從諫故長以檢身未若貞
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家道廣以共理未若貞觀之
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庶幾三年正月拜端明殿
學士同知書事兼管院事封南京縣伯八月拜參知政
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
乞賜田皇帝不許十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體泉觀
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宮致仕兼特賜少

師

趙葵之弟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元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葵軍故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其軍心賴一言而定八服其機蓋葵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我陽圍襄陽時邊烽又熄金兵

猝至人情震懼乃命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卞再與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慶也出劬兵拒戰殺之先鋒奮擊于再與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此河以拒葵慶軍淮擊揚義我諸將繼至金兵亦六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遂克直隄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鄆州葵與范文唐鄆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人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先敵與從之入城斬敵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持金人陷鄆州者至之是夜一騎出

... 四騎逐之令騎... 日葵
... 而金... 會... 合...
... 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充
... 乃... 軍...
... 金兵稍下山再與... 遂逼...
... 金人偪死相屬
... 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歛而陣地故范... 會將校

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吉滅山... 金人之棄
勝遂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 掠于文萬
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 務即... 陽軍... 被安
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 復直... 閣通判... 州進大
理司直准西安撫... 議官十七年... 全在... 州准東
制置使許國檄... 議... 曰... 國賊... 聖賊
... 已無... 惟... 重... 兩國曰兵
不能... 集... 不能... 精... 何... 兩... 兵... 別... 其精
... 君侯... 留... 三萬... 帳... 前... 賊... 不... 敢... 動... 矣... 國... 曰... 不... 若... 集... 准... 兵
... 乘... 而... 君... 董... 之... 既... 已... 不... 衆... 亦... 可... 矣... 矣... 曰... 有... 兵... 之... 部

心當由德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即必將力爭
于朝分留司衙一得朝命必匿其意壯遺老弱以備
數本欲與盛通得其本欲示眾通示單弱徒啓
方心國不聽卒敗嘗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英以強
勇雄遠軍五十二萬實應備賊英在廣州數費私錢會
諸將射與制置使會式不台奏去之曰者以為擅
遂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涿州二
年全將入浙西告權實欲現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
朝廷擬以節鉞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申論遠曰
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况白賊禍心

不止信糴若不痛抑其明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
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至除以其地當賊
衝又與金入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
暇命姜公喜守淮口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姜毋疾
謁告省待不得刲股雜藥以寄之毋卒薨亦解官不
許不得已卒矣復視事全德忠益急心益後致書吳中
諸公李全賊破益城反極陳知縣自是無三益故數朝
廷之計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是謂誠窺伺城
三益之計海心其莫矣謀明若觀六葵自問
大守曰公之類以侯制師之設施今乃聞遣王

萬事皆歸於一。若聽國明言，更從國明言，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皆歸於一。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美非欲張公之言，事皆歸於一。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張公之言，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美非欲張公之言，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張公言，不致兵討賊，則豈恃不可以疆國勢安，社稷而致亦不知死所不獲，可報君相之恩矣。安一危一治一亂係

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丞相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為國之臣子為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與矣。又言於朝曰：父子兄弟世受國恩，身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天逆不道，視朝廷負君相如翼之惡，無如李全前此時，逆未彰，猶可言也。今日破蕩城邑，男婦無已心，憚若朝廷更從德忍，則將何以為國欲望將發，則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來陸，並誅劔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雖不才，願身許朝廷，知或不然，乞將焚白草場，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爾

猶未敢與討余知政事鄭清之賈之乃加參直寶
李嗣直與提點刑獄兼知滁州兼劄日為參軍即雄
勝軍遣武定勇步騎萬四子命王盛信試胡顯等
將之以參軍來議官顯籍之兄也者方絕人方在襄
陽每出師必使顯及參各領精銳分道赴嚴羅堅陷
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擢秘天尉已而全攻
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及
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問全
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
叛安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罷汝官職蓋不其

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
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
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回
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在
驍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寶
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
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受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
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
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蔡頓首
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

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二京蔡上疏請
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
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
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
兵南下渡河發水牐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
蔡詔與金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
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
置使三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
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蔡前後
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
制不允蔡上疏曰移忠爲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
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
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
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戒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
不顧損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
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爲人子者感恩爲人親者知
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
而後親喪也今釋住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彝制又
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閔然哀

疾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効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寔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

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初將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為觀文殿學士克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郢州

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

及五洲星隕如其贈太傅諡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熙二十二年嘗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持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蹙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隄身若先蹙唐鄧以二省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國不守而自回處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愛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父長與弟葵俱授制置使撫司內機事具奏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尋判揚州十六年爲軍

卷之六十一
考監丞以直秘閣知光州二十一年八月為知大宗正丞
刑部侍郎諒將作監丞權知領江府進直徽猷閣知
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三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
范欲修軍政懼其法大漏泄兵機乃時觀范一家既
大喜范即遺范瑞稷書令范二人挈家歸范二人
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家亦八百范併請
抽還楚州又請刑馬軍二二招游手之強壯者及
籍守城重役人凡之別籍民為十年兵春夏是在田
秋冬教閱官免建營而私不廢農畝義斌使統領張
士顯見此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

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
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
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
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入餘
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
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
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璋雖能得
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璋須令親履行陣指
縱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
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

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益賊
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
以遏賊路讓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
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旌勝強勇等就
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
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
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
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
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
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地積聚多自足用丞

相文彌遠報范

所遣計議官聞之

揮涕而歸會全曰

及侯景困喪河上

而復慮四總管慮

喪敗之餘者易圖

謀章覆心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向不同若廟筭果

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使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

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魏曹在而我而前日之策

可用矣還報范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

志於義斌

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
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
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
也內無取新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
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
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青晞稷者多人之
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忠不傷人之
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
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姦他日必將指
范爲首也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

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情一趙
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梟
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
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
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安窬之姦而無
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開
懷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
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
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
兼知徐州范曰弟而爲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

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無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
江以北港汊蘆葦之屬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
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共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
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
彼深人之謀或欲行青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
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
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
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濬擊
之兵有討賊之兵今竇胤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
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

鋒不來則耀武以震其境而又觀變伺隙時遣偏師
掩其不備以不致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備其慮比
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
不逞於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
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
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
衆起得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
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
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
之慮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然之

卷之五十四是以前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
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
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
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渡重二三帥
聞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
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重
復命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
憂憂承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
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後視
事又為書告廟嘗請罷調傳之議一請撤沿江制

置司調王明本軍時與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
請撤射陽湖人為六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
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
救江面不然范雖死一江阜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
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相書曰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
范及范弟葵耳賊若不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
賊之謀遂失遂戮金進之范兵部侍郎准東安撫使兼
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
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

尋兼淮西制置副使亦幾為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
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
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
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
則倚王爰焚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
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
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爰內叛李伯淵繼之焚
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林火不定變乃因之劫
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
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晉兵

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
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勸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
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寧府居住
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
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熙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
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
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
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息憂者喜慮者玩矣
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以心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

卷之四
恭和政事
九年
特授知樞密院事
使進封恩國公
錫論宜者
隨崇善後書
甚諫不致誰何
此豈易得哉
責備於宰相
可過之理矣
名位已極
極黨之言
之勝宗社
願之言之
不勝則去
去則諸

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名亦勝况未必去耶方叔
得善言有越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
天錫去國於是入學生池元堅大常寺丞趙崇勳亦
左史李昂皆自論事元升中臣而論者又曰天錫之
論古政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古政意也疏自
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乃叔罷相罷罷元升
宗臣猶以為未快厚賜六萬二千石自養言力詆天
錫乃叔且曰七誅乃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言諫之云出
自獨斷及因持切無賴高書曰既之學合惡自善言
相與鳴鼓以之書以聲其罪乃殺之乃殺之乃殺之

學士提舉本洵言官以監察御史等職四劾張璠罷
祠後依舊職官祠祀之即召澤山書言公亦存勿罷
監察御史言一元請更與降前置廣府言宗定二年
請致仕乃為後官職宗即任力救以一等侯金册一
於東進丞相言似言之希望謂權之司即官是越
大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慶得江戶言三真相相繼請
奪方志官職封爵制置使口之總領以已官贖其罪
咸淳七年詔叙後致仕八年立時贈少師方叔在相位
子弟干政若說余所之類是也

論曰高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祥似同在
相位其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一子後當
若何而蔡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
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材健之士即其
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
衛國之志不言衰亦曰壯哉謝力叔相業無過人者晚
困於權臣至以玩好毋劑為入主言臣是貶削有愧
金鏡多矣

百四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

宋史四百十八

開封府司上符... 魏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倫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 定十年進士第... 簽廣德... 即派差...

吳潛

書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上疏論致治之由
齊戒修省
惡食必使國人信之
毋徒懲膳而已
疎損聲色
必使天下孚之
毋徒懲禁而已
闕官之竊
左威福者勿親
文寵之根
萌禍患者勿昵
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
而必敬必戒
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
而不淫不佚
使皇天右土
知陛下有畏之之心
使三軍百姓
知陛下有憂之之心
然後明詔二三大臣
和衷竭慮
力政
紘輶
收召賢哲
選用忠良
舍貪殘者
屏田畝者
示懷姦黨賊者
誅賈怨
誤國者
黜毋並進
君子小人以為

包荒毋兼容
表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
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
庶幾天意可回
天灾可息
拜災為祥
易亂為治
又言重地要區
當豫畜人才以備
患論大順之理
貫通天人
當以此為致治之本
又貽書
丞相史彌遠論事
一曰格君心
二曰節奉
三曰振恤
都民四曰用老
五曰用良
持以禦外
惡六曰革吏
弊以新治道
七曰章閣
浙東提舉常平
辭不
受政更
齊真
及
嘉國
史編
信實
身檢
討邊
太府少卿
施西
德
領
又
告
與
以
兵
復
河
南
不
可
輕易以為
全人
其
為
嘉
言
以
知
為
形
以
守
為

實以... 開調度... 得城不... 地... 之書者... 之具何... 矣今日... 實者之... 江東安... 籌備海... 宜進取... 有甚難... 者三事... 端平元... 年詔求... 直

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

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

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畜人才以待

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

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

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

改祕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

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奉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

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脩撰

樞密都承旨督府叅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

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
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
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
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爲襄漢
潰決興沔破亡兩淮倣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
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
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
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
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
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轉
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
國宮改王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兼知
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
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論
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
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州而俟太子之生帝
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
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

致仕授文華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

密使明年以水灾乞解機以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号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令鄂渚

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
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婢阿
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等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
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
之兵已踰賓榔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
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
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
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
蕭泰來等群小導昏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

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
沈炎實趙與蕙之腹心爪牙而仕臺臣甘為之搏擊
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
人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
不報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
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
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
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
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
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指人聞之咨嗟

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思數明年以太
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
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
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
以祖諱辭改國子錄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
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
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
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秘
書丞廉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

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
為厲已囚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若夙
夜究心脩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
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治司歲有冬
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歛之不足者芟生治
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
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久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
政國本人才吏治注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廉右司郎
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
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

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
正六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
以文又言造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
濫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韓詔權以
右補闕繫御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
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
師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
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察抗又力言之元
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為大理少卿抗為宗正少
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上心乃命抗仍兼

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
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
以給藁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
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覆出
之患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
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
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
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亟
辭出闕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為執綬官答問多
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二年遷權

二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為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進叅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右領其事纂脩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收入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脩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克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嘆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祖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

躡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其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篤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奪其能校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恣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且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二月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

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凡研問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召爲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祕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兼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因祠省母疾不許屬第萬

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
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毋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
自隨於是側自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
是間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
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叅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為
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為叅謀
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
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
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

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
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叅知政事遷叅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為似道
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
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宰
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
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
殿舉笏謝萬里四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
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
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

人以為笑似道問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句祠不候
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
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
使召拜叅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
密使囚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
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
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
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
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備器手曰大

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
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
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翼日萬里尸
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櫛子
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
忠萬頃歷守大郡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即
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棟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
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

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
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
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祕書丞戶
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
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遷祕書少監以侍御史周坦
言罷爲福建提點刑獄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寧國府
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權兵
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
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
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陰之氣燄保護微陽之根本批

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天日
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昭蘇世道昌明物
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
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歿脩撰提舉太
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爲判官開
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吏
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爲直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
說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

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
元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叅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
視之且賜食復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叅知政事三年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
官不許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
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
台州言乞差煥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
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樸
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

以煥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煥
持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
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
不許右丞相章鑑叅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煥之以
入心以康世道從之煥兩請毋署省院公賈不許
又奏乞將臣先賜罷午一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
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
奏煥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
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
京以備咨訪乞辭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

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
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未章故也
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合乎天
庥幾人心與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
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
子朔日食燭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書晦冥者數刻
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與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克塞
而未能消生民重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
臣乞罷黜以答天譴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先祿

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
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憂火出督吳門否則臣雖
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
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
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燭或謂京學之論
實燭熒之七月壬辰詔給金匱之奏三人燭與宜中
必難共處兼燭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乞氣不
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燭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
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燭為人清修剛勁似道歸
天台葬母過新昌燭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

國勢危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一字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
人侍左郎官出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
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
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
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丁祠殿帥韓震之
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上應麟繳其錄
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託之生是削一官放歸
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
上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
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
夫目為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
賈人推其生時以為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
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中權倖盧允升
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
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測祖陳宗魯唯六人上
言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拘
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
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

書者前廊生希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
堯為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令既竄丞相吳潛奏
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
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
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戶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
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忍其侵
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
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為江東提舉
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為崇政殿
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闕帥以顯

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為刑部尚書十年

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軍機德祐元年升同知

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

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

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

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

言震欲以兵劫遷者耳中召震討事伏壯士袖鐵椎

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董鑑宵遁魯

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主爚為左丞相拜

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

臺臣孫燝叟請竄竊潛說友吳益李珣宜中以爲
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珣方召入朝遽
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燭力爭以爲當如燝叟議會留
夢炎自湖南入朝燭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
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燭進平
章軍國重事燭拜命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
中二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
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
軍馬而不出督燭請以一丞相建閩兵門以護諸將
不然則已請行宜中媿始與夢炎上疏之行邊事下

公卿議不次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赤山燭奏言事
無重於兵今二相一建都督廟筆指授臣不得而知
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
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
督今世傑以請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
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燭子
乃喉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
以爲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
以報私恩令狐瓘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首而
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說而沮撓之似道

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勤主之
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
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
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
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
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燾命臨
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大皇太后自為書遣
其舅楊使勉論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觀
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為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
中倉皇發京城民為兵民年十五以上皆籍之人

昔以為平十一月遣張全合尹士琳士龍兵援常州王
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之天祥請誅全宜
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
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則率群臣入宮
請殺都太皇太后一不可宜中痛其請之大皇太后乃
命使來言給百官賜錢及金宜中不入太皇
太后宮曰吾初不欲變而大臣數以為請願欺我耶
宜中曰臣之受命開國臣本因引首不望宜中
宜中曰臣之受命開國臣本因引首不望宜中
伯顏相會宜中死而悔之太皇太后命將三皇太后

宜中實有陸秀夫奉三王入海則其人召宜中宜中至溫
州而其弟死張世傑與其弟身生處與俱入國中益
王以復以爲一宗相并使之敗宜中飲奉王走上城忍
先如上帝誠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三王累使召之
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建後遂以於
建宜中爲多事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贓當
黜宜中上書溫守勅克愚請贖之克愚以爲黜吏
卒宜中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
報禮不書從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怒不敢受袖
而誘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據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

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感罷家居宜中入乃
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
克愚之死宜中濟之爲墓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一宗在位長久命相寔
多其人若呂潛也忠亮剛直敢言無忌諱事雖近

於許唐宗之也其議也

孫少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議有德而之風節

尚爲買似道所害江萬里問學德望與似道同臣不免

爲似道所害晚年微露語報且稱存正不元不幸

與似道同明自處難矣似道嘗視江上之風以自守

宋史四百十八卷

付三增者臨陳宜中盡取其平時素與已者言中
人言既出猶欲自異及聞其敗未幾為人所誣而二人
自為事者宗事至此亦無意守之秋也言國者不離
戮力循權不違所為若宗之四望言能臣守子必皆誅
會死繼進宜中走海島宗已

文天祥守宋瑞文字履善皇曰吉本人心誠忠實高
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雄然自為童子時見學
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
然慕之曰沒不姐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
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一人祥以法天不

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彙一揮而成帝親援為第一

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

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

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

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人心不報

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

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

制告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彙天祥不呈彙似

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竒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

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擾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

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子盪鼙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祠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憂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崑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社許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

之三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建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開之門外文以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

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爇行
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
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
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資
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
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
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
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將
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
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米會鄒鳳以招諭副

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瀆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
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
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
死製衣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
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子孟滌亦提兵歸獨
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
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
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
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瀆以贛諸縣兵擣於
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

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
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
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
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
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
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鳳于永豐瀾兵先
潰恒窮追天祥方石領輩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
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
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
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臬彭震龍張汴死於

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
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
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
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
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
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
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於其母
皆死十一月進洙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

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
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
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
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
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許被執以憂
死惟趙孟榮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
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拭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
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

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折父母乃教人叛
父母可乎索之曰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
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
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
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
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爲人臣者
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
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
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
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

官三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黨錄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二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後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上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

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常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葺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天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
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
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
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
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
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
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
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
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

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
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
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
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終

又以其對人豈其然乎

莫益於命與自天幹取世之

附之出浩宋三下給平取

其於容以實涼天或韻長其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古八四百十九

開禧後同司正補錄軍國事節書家祖二修國史顧經進

黎

言縉

曾從龍

鄒應龍

林略

劉伯正

陳諱 崔福勳

薛極

鄭性之

余天錫

徐崇實

金淵

陳貴顯

李高履

許應龍

劉之傑

李世昌

宣統元年府人三歲春三年大學兩會

學博士召議為秘書省校書郎兼著作佐郎兼權考
功郎官知言州福建提舉制欲遷考功員外郎又遷
秘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是是合人為定
為重無權侍立侍郎編考宗會訓詁言部侍郎權
兵部尚書兼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知政事
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二年召
赴闕升文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卒贈少師詔繪管預定策以王亮臣故事贈太師謚
忠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

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温州知廣德軍以參知政事樓
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
左司郎中兼提領雜實場監可轉權兼勅令所別修官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勅令官拜司農
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為真德宗八年權奏願陛下深
思慮設之難先當懷就業之命勿謂德宗意而心於
進德勿以天災畏之有而應不以責其政事果必求在
其所未至德澤雖雨必思及其所未及則德澤必
矣書懼之心亦為異時暇逸之府前見天四昭垂沛
然之澤無是應於不崇朝之間權別於四會三

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為真等皆兼權吏部尚書
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禮部尚書
院事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為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贈慶元公以親文舉大學
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
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福州
觀察推官守內外銀版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
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
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

錫遷大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之
行禁上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更姦惡接
逞道路咨然悲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按歷寧
新法為辭又言明鈔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矣於則
輕老成寬博之士是必厚俗而矣於楮之弊若累之
以象取之以人主更幣之法者乃藉新法等語激怒
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為危之也遂去貴誼士以
免責讓無禮部郎官引線遷將作監丞尋遷為主
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奸
名切廟時政者指為死命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

人心一人言之亦已或至累乎數人之言則又指為朋黨豈非易位慮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之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及赴行在未幾遷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臣諛言人才所出國今旁蹊曲徑伴門四闕言路所以通下情今趙阿循聚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魏遠以謀逆者未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重清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吳從者曰災疾也非參我也宜辱之外之矯拂掠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遂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宗禧觀起知徽州召授

司封郎官無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培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理宗即位以為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事遷起居舍人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履辨為不以輕疏管職為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真不公愛民知禮義廉貞而不越節者以充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嘗言以無德者欲其克

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宣業者欲其受命之
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遷中書舍人升兼直
學士內侍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
生實艱吏貪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撙為私藏官
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
舍人刑部尚書并修玉牒官兼侍讀為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冬
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回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
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
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

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
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
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既言州郡累月關守而以
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
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
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
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
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餉所費不可勝計然則

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
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緣
劾彈在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官常相
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開禧間內外知信州
成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
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綴還張
鉉復官詞頭以鉉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
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國子祭酒為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

乞放繫囚進對言脩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
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
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
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䟽陋
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
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
子賓客改叅知政事疾胡榘儉壬排沮王論陳其正
罪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
丁內艱服除為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

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宮改
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
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叅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
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樞密院
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
建二閫詔許之專昇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朝論邊
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弟
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建人嘉定四

年進士第一歷官知穎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實章劄
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
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
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
不欲言言不以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
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
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語乘間或不
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
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
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為君者

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
無遠猷權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
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
迺得其當況夫曉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
體有補治道有益聖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
采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
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

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
金州兼幹辦安撫因公事制置使鄭獮薦于朝乞召
審察按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向對
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刑
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
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
院事端平三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嘉熙元年復為參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
為參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

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官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一年進士歷官為起居舍人以

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

金還為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

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實

錄院同脩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

安慶府真原萬壽宮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

臣僚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拜禮部

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

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淳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進為弟

子師性謹厚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

相位又皇子坊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呂無後

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

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尊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

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金保長者

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鷄黍甚

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

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日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邨後可冀也集姍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毋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為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說藉田令起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

兼崇政殿說書遷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口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亦兼詳定勅令官以實交聞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有國恩起家分閭旋蒙趣覲躡玷適臨時權禮部侍郎曾與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太驟臣與西交最交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知君父有陳善之益交朋有責善之道而為速遷官以竟汙要路竊以不得其言累疏乞去天重用舊人而遂退一若子則將謂之何哉嗚呼老成之望直諫多空

宣父之迹五石以上乃碑可以儀有在故宜其由留行
使之程然無義安必就職則德下既昭好賢之美而
微臣亦克効屏之禮帝褒之嘉惠二年拜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拜參知政事無同知樞密院
事封奉公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
使以觀文殿學士授在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
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
太師謚忠惠弟天錫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愛多貧時
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後子物產官尚書出師入蜀
嘗賈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閬州土性

忠死士以誦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言坐客曰小
兒氣食牛應龍應龍之丈夫才吐鳳為對四坐嘉歎入
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
掾差戶部架閣選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特青畫
歸附應龍入對有言牛雖是養食虎遺息之說後皆如
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
首陳正心為治國乎天下之綱領應龍書曰垂權尚
右郎官遷著作郎公知湖州監陳三澹起請命出
後江閩廣間叛熾甚而李全相挺為亂極矣原議

三十九十五
師江西任拓捕二路調軍分道進剿盜匪境上應請
亟調水軍禁卒士安弓矢分道要會明門謹守關隘
斷橋開斬斬木塞途悉集民兵處處勸犒總諭以保鄉
弁守室廬全妻之萬補親兵日加誦閱既而廣岡莊
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
潮截斬寇餘黨應龍詢敏曰兵法攻瑕今鍾老將窮
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會矣敏准命於是諸
寇皆平方夫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總捕官囊中金
銀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
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宣分別齊民

紳雅客莫不歎服應龍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捍城
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十里曰山斜相保所聚勾
耕土曰不輸賦之空不與聞應龍平次之其日感後率
父老鳴金擊鼓請部謝去之日聞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為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御治潮有
聲與本宗勳勞台春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
牧民者如何耳臣治潮幸免贖罪管陛下德化所暨
臣亦曰能之無庸文素王府及設力辭還國子司業
忝領徐橋議學教養職位先者自廣龍以為不若差
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若諸之局息儒

諫書... 嘉慶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 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 禮部書郎... 刑獄直秘閣... 殿修撰知靜州... 撫使召為行在司

諫復兼說書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
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
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
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
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恐
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
恤有無動輒監繫囚圜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
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
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扣者不
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遷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置使陳賅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

安撫副使加兵部郎中差充督視行府參謀官遷雷罷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祕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叅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南論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
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
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荊湖制置司機宜
兩浙轉運使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
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
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
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寔廣
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
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
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

三日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
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
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
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
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叅知政事真拜叅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
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
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
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心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為太學
博士遷太府寺丞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
官遷祕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
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崇
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豳項寅孫兼侍講遷禮
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
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
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日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渙
劾論淵尸位妨賢罷政子初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
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愬于朝乞由加資宥少叙官

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
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
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
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
兼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
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
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元為淺促
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
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

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為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後之權吏部尚書臣俗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兼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陳譚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譚讓父郊恩與弟張齋登開禧元年進士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閩辟京東河北幹官譚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貸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孝全各處其一

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閒田倣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鹽丁又別廩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譁策金人必轉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槌新勝於潼關秉銳急戰當持乂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譁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

再如盱眙見劉瑄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援擣虛皆行譁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駙馬者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文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主居安屬譁提舉四隅保甲譁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譁莫可平明年以

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
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
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鞞籍土民丁壯為一
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
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
捕者鞞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
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筭求淮西兵五千人可
圖萬全詔鞞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
魯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
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鞞

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
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若平之十一月破
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
降連城七十有二若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
瞿張原若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
鞞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
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
開化勢張甚鞞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
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筭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
皆大哭急擊之獨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

興府贛寇陳三搶據松梓山若出沒江西廣東所至
屠殘讎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
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
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
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讎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
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
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
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
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
遂破松梓山三搶與餘黨緹厓而遁讎親督諸將乘

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服色
甚盛讎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土皆攀厓上賊巢
蕩為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
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潛偽服物各數百計三搶中
箭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
衆尚千餘雍獮畧盡三搶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
禽檻車載三搶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
六十砦至是悉平詔曰讎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
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
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為工部侍郎改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
寇功譁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
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
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
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
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嘉
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
猷閣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為
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脩國史實錄院
同脩撰拜端明殿學士一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

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
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
建撫安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提職舉洞霄宮
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
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
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崔福
者故群盜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
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
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
又累從韓捕賊積功至剡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

既而辯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
王閣福患其不見招道遇民懇免者福携其人直至
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
備恐竄去莫敢喪其鋒辯知之遂擢建康署為鈐轄
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追逐總領所監酒官親
屬辯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
福行辯因厚遣之福不樂為鑑用過敵不擊託以葬
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過惡請必
正其慢令之罪下詔亦厭已心之遂坐以軍法然後
聲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獎諭免其罪福

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為良
將難得而辯以私忿取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
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
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
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黨鄭
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
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棄
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
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辯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

矣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史四百二十

開儀司正國錄國事司書丞相贊國史館修撰都察院評議

教修

王伯大

鄭集

應麟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壘

蔣玘

張燾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灼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公暉嘉興人嘉慶七年進士歷官主簿

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機處兼有法憲國子

宗

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又之依舊
直祕閣江東提舉嘗平仍兼知池州瑞平三年召至
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
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運使兼
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官諫閣
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六勢如
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摺紳之論莫
不交口誦誅謂太平之期可矯足而待也未幾則以
治亂安危之制為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
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

嗚呼以亡為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八
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
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
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
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
主議戚官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為恭顯許
史武韋位魚之朝廷議美德後朋之誤國則天下又
將為漢靈嗣元祚靈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
一報迹志巨懸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
日御浴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
宗史國百二十

之謏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
夙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為悞悞則罪言無諫之
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已過之者皆可逐之人矣
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庄絕身以阿
陞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閤默而有跋前
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
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
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屢昭之多選擇
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
順逆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
乏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
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衷言除臣
每寔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以塞未可也陛
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
無有統說殄行震驚朕師愚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
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關
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
聖朝無關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
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
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

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由為之回護凡人言之所
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
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
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我又極言邊事曲盡
事情以直實謨閣知婺州遷秘書少監拜司農卿復
為秘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
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
以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
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
舍人尋為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

兼權侍右侍郎兼同脩國史寔錄院同修撰權刑部
尚書尋為真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瑛論
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宋不祥何郡人初歷官為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
編脩定銀鈔計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
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文憂去遷欲
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事闕名教有心其行
帝答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擢殿中
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為職國之紀綱係焉

太子入對帝問星變請修實德以合天貳帝問相
縣會風儼曰貪黷田苑色而定處為制官刑儼有位
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儼言儼請訪先儒
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昞所著言皆有益世教帝喜
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書郎官兼翰林權直
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舊奉祠還
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
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
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
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儼

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遷吏部侍郎仍兼
職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
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
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事立德祐元年詔復元職
致仕

林清叟字直翁號香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
士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公阮言適者江右閩嶠
盜賊竊發監司節度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
以權濟事而已

三百八十二个
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公望明行禁正一變臣下嗜
殺希進之心以無隆祖宗立國仁之意還重器監
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勝妾
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
以進詔卻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
法後世還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
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不張公道若伸
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
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關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
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

之大權曰借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
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坊王
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
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
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下蓋拜殿中侍御史兼侍
議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寺卿兼侍講三疏勾外給
事中洪咨夔遷起居舍人吳泳嘗劾留之尋權一部
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良鄉兼提舉倉儲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使兼提舉學士兼知三管重臺觀召赴闕
遷戶部寺卿兼提舉學士知溫

州改知福建三撫使臣等以漢書直學士差
知泉州辭免臣等又乞之知東路安
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乞知廣西兼知
召起關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學士九年
實錄院同修撰權吏部尚書遷禮部尚
書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准同知樞密院
事考晉簽部女
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以權
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監祭御
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隆萬壽宮
改洞霄宮後以
以舊職提

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
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長定二年
轉兩宮致
仕卒贈少師諡忠簡清吏父子兄弟皆以
風節相尚
而清吏幼罷表甫於公論少既云

李曾伯字長孺重懷人後有嘉國歷官通判
濠州遷
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
副使司三
管機宜文字過廣又即官授左司郎官兼
勅令所副修
遷右司郎官太子少詹事左司郎官兼勅
令所副修
官遷太府監准更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
詔軍事便
宣行之曾伯疏奏三事各天心重地要
人謀又言

邊餉貴於廣者將以資於... 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 阻之所當治加華之開... 權兵部書淳祐六年正... 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 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 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 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 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 圖閣與子疏言襄陽新... 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

加開室盧雖草創而井... 加端明殿學士兼直學... 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 進士出身召赴闕殿大... 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 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 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 帝兼沿海制置使咸淳... 嘉祐初職德祐元年追... 闕帥邊境之事知無不... 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

云

王望字子文寶章閭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廕補官登
嘉定一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師真德秀一見異之延
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望曰所以求
學者義理之與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
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來贊攝邵武縣後復攝
軍事盜起唐石親勤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
討襄陽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
武昌首進和議望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齊力攻
守上疏言八事經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

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
下三圖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采事徐安老者四端而
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惟廣前所言八事以孝
宗請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
命一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望上疏乞聽終喪後又
言嵩之當顯絕而終存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
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
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
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
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

米糶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
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
江充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
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將欽將萬人巡江上增
剡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
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未遷
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
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
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請要務首如屯
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至推京口法創遊擊軍

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自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
士兼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而六字相不合言者攻之
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蓋因德秀知
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寔寧府創建
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蓋工于
詩書法祖唐歐陽詢著書尤注周勃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
主詹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
字并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正
授疏奏權義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

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
左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特授尚書司書員
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為國子司
業兼查善堂實錄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
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
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
善堂知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
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
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

經武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
知如存請加實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
以犯祖諱更謚文簡

張璠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
軍救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
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
兼權禮部侍郎尋為真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加集
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為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
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督辦三

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
事并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
進對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
表上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
判官廳公事遷秘書省正字兼沂靖寧王府教授遷
秘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武親之
名條上時敬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
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為強陛
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為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秘書監

直學士知吉州遷宗正少卿以秘書閣修撰知紹興府
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無提舉常平權三部侍郎授
沿海節置使差知慶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營
正改知廣東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三年以爲中侍御
史朱熠言正言戴慶何監察御史吳衍爲應劭等論
罷依舊職提舉學洞會官景定元年知備州以兵部侍
郎直學士論罷有旨依舊職予初起知福州福建安撫
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

府無治海制五使晏晏洞霄宮統職龍洞成淳二年
追奪執政恩數恩信州居住四年後令官便後平守
家

朱熠温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閩門令人
差知汀州改橫州後為閩門令人知雷州人對為監
察御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後帶御器
歲無幹辦皇城司差知典國軍遷度支部官拜監察
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
及書樞密院事向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公海制置使奉
祠為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
林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任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
侍御史章鑑復以為言事之遷御史朱熠居言路彈
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言呂中允頗為并贊亦皆
不免云

饒光巨字宗名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著作
監主簿差知徽州遷秘書郎外著作郎兼權右司郎
官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

少學兼左司無國史編修官兼左司選司長卿直
議圖閣福建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
四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以秘閣修撰兩浙轉運使
權禮部侍郎尋為真時曾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
兼同修國史官錄院同修撰新通攝吏部尚書拜端
明殿學士同修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
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夢然再
劾之褫職罷祠四年乃復元官提舉太立與國宮卒
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四條宗仁乞追復元

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炯字彥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
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
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
兼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理齋一字季遠漳州鹽隍人淳祐四年進
士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直學士官大
小學教授兼管書堂直講入對請以文過之官易運

衡州居於湖南楚荆治術制法莫不周備應所容
未至而履能察其有志略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
卷性伉直似道富國不肯居志又以學宗舊學卒為
以道所擯德祐元年集其官數出二年大府知御史
乞加贈諡未及行而卒

沈炎字若梅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隸縣主簿廣
西經略司準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掛寇
有功改知金華縣泐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泐江
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
官為監察御史右正言之司諫殿中侍御史御史

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樞密
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
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
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
左丞相呂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為
公論也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年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
小人皆彈性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餘清慎沒世徐
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

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為君子史
闕其事若張礪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
者戴慶炯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
附權臣為所擯斥而死猶為可取慶炯無所稱述焉
朱熠在臺察如狂獬遇人輒噬之云

